

《宛委别藏》编纂始末

卢仁龙

《宛委别藏》是阮元(1764—1849年)在清嘉庆初年邀集一批著名学者,汇集《四库全书》所未备的宋元以前善本,仿《四库全书》格式精心影写而成的一批丛稿。在清宫藏书中,与专藏宋元名刊的天禄琳琅阁,并称佳品。嘉庆特辟“宛委别藏”庋藏之。后天禄琳琅因宫内火灾殃及,几乎焚烧殆尽。阮氏所进的抄本,一直深藏在宫内,鲜为外界所知。略有所闻的,也多是从《研经室外集》(一名《四库未收书提要》)中得之。直到1924年,清理故宫养心殿,才有人发现此书。随后,袁同礼、杨允亮各据原藏分类编目^①。1934年,商务印书馆曾选刊其中四十种,印行五十部。抗战初,古物南迁,此书被移置宫外。1949年,它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一起,被带到台湾。近年来,台湾已全套影印,读后大有使人耳目一新之感。今就所见,识其编纂始末,作一简要的介绍,以发其宝藏之珍。

清乾隆中(1773—1781年)所修的《四库全书》,在中国文化史上,固然有它积极的作用和意义,但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近人张宗祥曾作过较有代表性的批评:“四库之弊,不载诸书版本所自出;擅改古人卷帙辞句。清初诸家著作,删窜尤多。如《潜丘札记》中,钱牧斋之词,或删其名,或改为朱竹垞,此类不胜枚举。”(《补抄文渊阁阙简记录》)张氏所言揭出改窜原作,不详版本所自两项,至为允当。至于收书不全,则为世所共知。

嘉庆亲政,承前代基业,社会稳定,文化更加繁荣。作为当时文化中心的江浙地区尤为突出。藏书的日趋丰富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乾隆修《四库全书》时,浙江一省进书十四次,达四千

五百余种，江苏、两淮所进逾三千。以上所进总数，居《四库全书》进呈书的一半以上^②。这样丰富的藏书基业，到嘉庆朝不仅没有损坏，而且尤趋富赡，涌现了一大批新的藏书家。名楼旧堂，也新添了不少佳刊名饒。如海源阁、铁琴铜剑楼、爱日精庐、小万卷楼、文选楼，都是积贮数万卷的名楼。同时，也出现了一大批精于鉴赏，谙习流略的专家，如黄丕烈、顾广圻、鲍廷博、张海鹏等。

正是在这一盛况下，时贤上下，都希望能续修《四库全书》，补缺遗编，以繁荣文化。只是此时离四库修毕尚近，加上国力渐趋衰退，因此希冀驾逾前代的盛举未能实现。所以阮元率诸人所集的《宛委别藏》，成了文化积累中一宗大业。

嘉庆五年、十四年，阮元两次抚浙。他本志学博达之士，尤慕古学，一生以倡导学术为己任。督抚两浙时，他以自己的有利身份，邀集名家，集中、采录并进呈了一大批珍贵的宋元善本、名抄旧刻。其弟阮亨《瀛舟笔谈》卷十详纪其事^③云：

兄官学政巡抚时，留意于东南秘书，或借自江南旧家，或购之苏州番舶，或得之书舫，或抄自友人。凡宋元以前为《四库》所未收，《存目》所未载者，不下百种。为兄访求购借者，浙之鲍以文廷博、何梦华元锡、严厚民杰之力为多。丙寅丁卯间，兄奉诰家居，次第校写，共得六十种。每种皆仿《四库》书式，加以《提要》一篇。丁卯冬，服闋入觐，进呈乙览，蒙赐披阅，奖赏有加。戊辰己巳复抚浙，续写四十种进呈，亦各为《提要》一篇。

又丁申《武林藏书录》（卷上）《浙江巡抚续进书》云：^④

仁宗睿皇帝因阮文达奏进《四库》未著录之本一百七十四种，赐名曰《宛委别藏》。

据上可知，这次鸠集古书，遴选善本，阮元主其事，鲍廷博、何元锡、严杰任其劳。阮元，字伯元，谥文达，江苏仪征人。乾

隆五十八年进士，两历浙江巡抚，总督两广、云贵，政绩昭闻。曾设诂经精舍、学海堂以育英才，编《国史儒林传》、《文苑传》，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集《皇清经解》、《经籍纂诂》，著《研经室集》。鲍廷博，字以文，号渌饮，安徽歙人。家富藏书，广贮善本。乾隆修《四库全书》，献书六百二十六种，是个人献书最多的人，因此乾隆赏赐他《古今图书集成》一套。精校勘，阮元有《知不足斋鲍君传》。何元锡，字梦华，浙江钱塘人。《两浙輶轩续录》（卷二十四）称其：“精于簿录之学，家多旧书善本，嗜古成癖，精审金石。”严杰，字厚民，浙江余姚人。笃志向学，读书文选楼数十年，协助阮元校勘《文选》，辑刊《皇清经解》，事迹见《清史列传》。他们四人都熟谙文献，精通鉴赏。因此，他们经手编成的这一丛书，自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嘉庆皇帝得见此编，非常珍视，因此以传说中夏禹藏置金简玉字书册之处的“宛委”来冠此书之名。

这套丛稿辑成以后，经历了两百多年的流徙，即使深藏之际，也中多变故，乃至清理之际，仅存一百六十种。那么阮元当年共收了多少种？撰了多少《提要》？散失原因是什么呢？对于这些，以前罕有叙述明白者。加上原书难见，尤不知悉其事。今加叙述，以清原委。

最早记载阮氏编纂之事的是《瀛舟笔谈》。阮亨反映的情况是：其兄共进书两次，一百种。同书卷十二载有《提要》一百零五篇。与现存书及现存《提要》相较，均差甚远。故宫原藏分三编^⑤，阮亨纪其事，阮元续有所进。（亨书刊于嘉庆十六年，著笔则应更早，阮元是十四年离浙的，此书属笔似应在十四年之前。）是阮亨所纪并非全部。

前人谈《宛委别藏》及《提要》者，多据阮福所编《研经室外集》及严杰此书跋文为言。阮福辑此书，是将藏于扬州及北京的《提要》稿汇集而成，编辑杂乱无章，毫无次序，连《瀛舟笔

谈》卷十二所载《提要》也未加比较。因此遗漏了《资治通鉴释文》一篇《提要》，《洞霄诗集提要》末也缺二十一字。光绪年间，傅以礼据《研经室外集》而成《研经室经进书录》四卷，按《四库总目》部居，并以《瀛舟笔谈》相校，间加考证，阮氏诸人所撰一百七十四篇《提要》始集为一编。而严杰虽为主辑此书之人，却在《跋》文中称福书所收《提要》有一百七十五篇，不仅失数多出两篇，也比实数多一篇。粗疏一至如此。后来蒋光煦、李慈铭、洪业、洪焕椿均受其欺^⑥。至于到底进呈多少书，因材料缺乏，难以确定。因为在《提要》和存书之间，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一是有存书，有《提要》，凡一百五十八种。一是有《提要》而无存书者，共有十六种。现存其目如下：《两京新记》、《燕春词》、《南华真经注疏》、《肖冰屋诗集》、《徐文靖公家传》、《铁崖赋稿》、《日湖渔唱》、《重编海琼白玉蟾文集·续集》、《说文解字补义》、《图解素问要旨论》、《汉文鉴》、《舆地纪胜》、《文馆词林》、《建炎笔录》、《辩诬笔录》、《元秘史》。这些书，原书不存的原因又有数种。严杰《跋》文称：“其中之《（元）秘史》十五卷，因词语俚鄙，未经进御。又赵元镇《建炎笔录》三卷，《辩诬笔录》一卷，已见赵氏《忠正德文集》，即《四库总目》所云《笔录》七篇是也，亦未进呈。”这类是原书没进而阮福所撰《提要》未案实原书而予以收录的。另一类是进呈之后散佚，如《文馆词林》，插架之匣中与《梅硎诗话》、《声律关键》、《云庄四六余话》同函，函套上有其名，而实无其书的。^⑦又据《文馆词林提要》，此书进呈本系选用日本《佚存丛书》本。今检所进该丛中其他若干种均在，则可推断为此书也进呈但又遗失了。（《佚存》本《两京新记》也只有《提要》而无书，疑同佚失）。另阮元旧藏珍本《舆地纪胜》（影宋本），阮元延梁同书考定，钱大昕曾题跋此书。此本实为孤本。阮氏既撰有《提要》，是列入进呈之

列。我们还可以从这里得到一点有关诸书不存的线索。《养正图解》附张德宗一笺云：“《养正图解》一部，原系《宛委别藏》之书，皇太后传去，兹特敕重为缮写绘画，俾复旧观。但此部仿照明本，故于抬格等处，均一仍其体例，并将《明史·焦竑传》亦附于后云。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十三日御制并书”^⑧。这种书“有幸”补阙，其他是否由于倚势借去而未还，致使散落，也未可知悉。再一类是《致堂读史管见》及《道德真经解义》二种有书而《提要》不载（包括《外集》傅以礼书）钞本之前。其中原因由于资料缺乏，难以得到确切的答案。

总之，阮氏诸人当年共进呈了多少种，已难确数。劫后余存，共有一百六十种，而现存《提要》则为一百七十四篇。

阮元与鲍、何辑此丛稿，意在为续修《四库》奠定基础，格式上仿求，内容上仅为增补。但毕竟前后二者编纂意图不同，参与者水平也不相同。因此以两者所收书及各书《提要》相比较，则显然特色各异。《四库全书提要》内容不乏精当，但收书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宛委别藏》则纯从学术上进行选题、取本，而所撰各书《提要》则疏于考证，舛错时见，今分述之。《宛委别藏》强化学术的倾向，具体表现在如下两方面：

一是补《四库》未备之书。其中又有几类情况。一类是增补重要典籍。如道教典籍。道教是中国历史上土生土长的宗教，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相当的地位。而《四库全书》所取的道教类著作仅存四十四种，还包括《存目》在内。这与《四库全书》意在总括旧典之旨，及《道藏》丰富、广博的内容相比，都是十分不协调的。阮氏诸人有感于此，所以在续进书中特意加强了这方面，择录了不少道教类的重要著作。今存其进呈书目如下：

《黄帝阴符经疏》	唐李荃撰	抄本
《道德真经传》	唐陆希声撰	《道藏》本
《道德真经集解》	唐张君相撰	《道藏》本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	唐王真撰	抄本
《道德真经解义》	宋章安撰	抄本
《关尹子言外经旨》	宋陈显微撰	抄本
《列子注》	唐卢重玄撰	清秦恩复校 刻《道藏》本
《通玄真经注》	唐徐灵府撰	《道藏》本
《华阳隐君集》	梁陶弘景撰	《道藏》本
《洞霄诗集》	元孟宗宝撰	抄本
《广黄帝本行记》	唐王瓘撰	影述古堂抄本
《轩辕黄帝传》	元赵道一撰	抄本
《长春子游记》	元李志常撰	抄本
《南岳总胜集》	宋陈田夫撰	影宋本

从上来看，虽然所收道教类著作仍然有限，但是所收书的价值以及在全书中所占的比例，是十分值得珍重和称道的。

又如进呈书中的《律文》（附宋孙奭《音义》）这一种，它是宋代法律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所附《音义》本是为《唐律疏议》而作的音义，但与传本《疏议》文字差别较大。因此，它又对校勘《唐律疏议》很有参考价值。阮氏入录，可谓有识。

另一类是补一书之缺。《四库全书》因搜访不力，有些作者的一套著作，仅取其中易得者，其实另一部分尚存天壤之中，而馆臣目为遗佚。阮氏进呈时则搜访而补之。宋魏了翁所著《九经要义》共二百六十三卷，四库仅收《周易》、《仪礼》及《尚书》、《春秋》两个残本。阮氏则补齐了《尚书》的缺卷，新增了《礼记》（魏氏《要义》，其中惟《论语》、《孟子》全佚。《周礼》及《毛诗》阮氏之后始显行于世，不能算阮氏失收之过）。又进呈中有元许谦《读论语丛说》三卷，《读中庸丛说》二卷，正是补充了《四库全书》中许氏《读四书丛说》所缺佚部分。虽未全复其旧，但补齐了《中庸》，新增了《论语》部分。再一例为元方回《桐江集》，这是作者入元以前的诗文之作，而《四库全书》所收

《桐江续集》仅是入元以后的作品。这样，方回的作品就成为完璧了。这些显然都不是《四库全书》修纂者们因种种原因删弃的，而是其遗佚之处。

以上仅是个别例举，其实《宛委别藏》所收，均系号称“大而全”的《四库全书》所应收而遗佚了的重要著作。

二是所进书都是精择善本名钞、精心影写而成。这正是该丛稿的价值所在。《四库全书》著录群书，多不明版本所自，可能其中埋藏着改窜、删取原书的意图和隐衷。而阮氏诸人都是醉心于藏书，尤重鉴赏的人。他们自身丰富的藏书，为这次汇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加上阮氏又是一方显宦，与当时各大藏书家极便交往，因而借钞便利。鲍廷博、何元锡一生求书若渴，购求借观，乐于奔波。终于以众人之力，汇集了当时《四库全书》中未备的各大名藏家中的宋元善本，名刊精雕。今先例举三人旧藏入选者如下：

阮元：《嘉定镇江志》、《至顺镇江志》。（均系旧钞本）

鲍廷博：《蘋州鱼笛谱》、《诗传注疏》、《洞霄诗集》。
（均系旧钞本）

何元锡：《六壬大占》（宋钞本）、《分类唐歌诗残本》（宋本）、《集篆古文韵海》（旧钞）。

其他不秘私囊，使阮氏诸人得以影写进呈了许多孤善之册的主要有如下几家（例举入选国录）：

爱日精庐（张金吾）：《三术撮要》（宋本），《四书待问》（元本）、《元风雅》（旧钞）、《东汉文鉴》（宋巾箱本）、《玉峰志》、《续志》（旧钞）、《崑山郡志》（旧钞）、《律文》（附《音义》）（宋本）、《说文解字补义》（元本）。

平津馆（孙星衍）：《读论语、中庸丛说》（影元钞本）、《玉函经》（影宋钞本）。

拜经楼（吴騄）：《谗书》（影旧钞）、《淳祐临安志》

(影宋钞本)、《陶靖节诗注》(影宋钞本)。

述古堂(钱曾):《钧硃文集》(影宋本)、《广黄帝本行纪》(影钞本)、《轩辕黄帝传》(旧钞)。

不仅是古书,近代精刊也收录了不少。孙星衍校刻吉天保《孙子十一家注》、庄炘、孙星衍等校刻南藏本《一切经音义》、秦恩复校刻《列子注》(卢重玄)等当代名刻都入选了。又日人林衡(天瀑山人)校刊的《佚存丛书》,嘉庆初才传到中国,这些书多有中土失传多年的重要古籍。阮氏择呈了《周易新讲义》、《群书治要》、《五行大义》、《臣轨》、《玉堂类稿》等近十种著作。

《宛委别藏》中也收有与《四库全书》相同类的著作。但前者所收,价值比《四库》原本所收为高。如《文子》一书,本是先秦道家类重要典籍,近年来定县出土古本确证其为两汉以上古册。此书唐人定为取士之本,与《老》、《庄》、《列》号称“四玄”,唐玄宗赐改为《通玄真经》。《道藏》有白文本、唐徐灵府人(默希子)注、宋朱弁注(残存七篇)、元杜道坚《缙义》。三家中以徐注最精,杜注最陋。四库馆臣不知《道藏》已收此书,不憚其烦地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杜注,仅得七篇,矜为创获,后以聚珍本行之。《宛委别藏》则以《道藏》本徐注影写收录,足补四库孤陋之失。

总之,《宛委别藏》在版本的选择上,可谓汇集了宋元善本,新刊佳钞,日本孤册。阮氏诸人把这些珍品,精心加以影钞,汇编,无疑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直到近代,著名学人张元济辑印《四部丛刊》的规模、方法才可与之相比甚至超越。只可惜前者数百年来秘而不显,而后者则嘉惠学林甚广,令人慨叹不已!

《宛委别藏》收书虽以“宋元以上四库所遗”为限(阮亨语),但也择录了数种明清著作。这些书是:明孙鼎《诗义集说》、朱载堉《嘉量算经》、清侯文灿编《名家词》。

当然，这套丛稿编定之际，是希图为续修《四库》作准备，因而也不免存在一些问题。如宋金盈之《醉翁谈录》，原书八卷，阮氏所收本为五卷。据莫友芝《宋元旧书经眼录》卷三载，阮氏因见后三卷内容猥褻而删弃。又所收《支遁集》系用明本进呈。以书早佚，明人皇甫淳割裁《弘明集》中支氏文别而刊之，一无增损。四库已收《弘明集》，又录呈则显为明人所误。俞琰《书斋夜话》完全与四库相重复。更有甚者，严器之《伤寒明理论》及《后集》，即四库中之金成无己之《伤寒明理论》，编者误以作序之严器之为作者，误收此书，可称大谬。（参傅以礼《研经室经进书录序》）

阮氏诸人在精择善本，细心影钞同时，仿照《四库全书》之例，每一书前冠一提要。这些《提要》，阮亨最早录在《瀛舟笔谈》中，但不全。阮福辑各篇（缺遗一篇）为《研经室外集》，并序曰：

家大人在浙时，曾购得四库未收书进呈内府，每进一书，必仿四库提要之式，奏进《提要》一篇。凡所考论，皆从采访之处，先查此书原委，继而又属鲍廷博、何元锡诸君参互审订。家大人亲加改定，纂写而后奏之。……福因偕弟祐孔厚校刻《研经室集》，诸录刊《提要》于集内。大人谕：此篇半不出己，即一篇之中，创改亦复居半。文不必存，而书应存，可别而题之曰《外集》。

据考证，提要作者诸君中姓氏可知的即有阮元弟亨。今《提要》中嘉靖、至顺两《镇江志》的文字，完全由《瀛舟笔谈》卷七中的两方志跋文裁出。可见《提要》成于众手。

《提要》作者既是规仿《四库提要》格式、体例，又欲与《四库总目提要》相表里。因此，《总目》已叙作者生平、爵里等内容的，《提要》则一概省略。与《总目》不同的是，每一《提要》都详登版本，并多考其流传。这是选编者本身重视版本

的缘故。这种作法，孙星衍编《平津馆鉴藏书籍记》、《廉石居藏书记内外编》时，也加以效仿。

《四库总目提要》在学术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和价值，《宛委别藏提要》形式上规仿前人，其在考镜源流，辨章学术方面之功足可称闻；尤其是鉴赏之功，向为讲求版刻者所重。李越缦称其“颇有异闻，足资考镜”（《桃花圣解庵日记》，光绪戊寅十二月初三）、并非虚语。然而仔细推究这些新撰的各书《提要》，着实还存在不少问题，今例举数条于下：

《道德真经集解》（张君相撰）条，《提要》考定《道藏》所录题误为南齐顾欢注。而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一）、《玉海》及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改题为张君相^⑨。这里考定出原书非顾欢所作是正确的，但属之张君相则同样不确，实际上此书系李荣所作^⑩，《提要》与《道藏》同样张冠李戴误题了。

《续复古续》条，《提要》称所得潘耒家传钞本卷末有“洪熙侯书籍印”六字。这是因见钱曾《读书敏求记》有此语，却未案实原书。原题六字是“缉熙殿书籍印”。“缉熙”二字，本自《诗·周颂·敬之》“学有缉熙于光明。”（《玉海》载：宋理宗绍兴六年，御书“缉熙殿”，可旁证此书系宋本。）

《淳祐临安志》，《提要》据《杭州府志》而题为施谔（一作饒）撰。又不明原本卷帙之数。其实《丽宋楼藏书志》录陈鳢跋文，已详考此书。今又检《永乐大典》卷七六〇三“杭”字韵下，载有陈仁玉撰于淳祐十年的《淳祐临安志序》，详叙此书编纂原委及内容。作者实为赵与鸐、吴革、王亚夫、陈仁玉等。全书五十二卷，总为十二类，九十九门。据此，则可知今本所存不多矣。

又《輿地纪胜》条内，称是书仿范尉宗《郡国志》而撰。

《郡国志》虽居《后汉书》十志之一，但实为司马彪撰。欧阳修等所撰《太常因革礼》条，此书明载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

三),而《提要》反谓未见。《史载之方》作者史堪,《提要》称作者字里不详,其实施彦执《北槐炙轶录》有载。(《宋史翼》卷三十八有传,陆书出阮氏诸人之后,不论其失)。诸如此类疏失之处还不少。傅以礼曾将《研经室内集》分类重编,并附有考证,大多可信,但也有应考而未考者^①。

总之,《宛委别藏》虽然所撰《提要》价值不高,论断远不及《总目提要》精当可信,但收书多宋元善本,弥足珍贵。

一九八八年四月

注:

①⑧ 袁同礼《宛委别藏现存书目及其版本》,载《图书馆学季刊》六卷二期(1932年2月)。张允亮《故宫善本书目·宛委别藏书目》,故宫排印本(1934年)。

② 陈垣《编纂四库全书始末》,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③ 嘉庆十六年刊本。

④ 《武林掌故丛稿》本。

⑤⑦ 吴哲夫《宛委别藏简介》,载《故宫图书季刊》一卷二期(台湾,1970年10月)。

⑥ 蒋光煦:《武林藏书录》卷上《题研经室外集绝句》。李慈铭《桃花圣解庵日记》光绪戊寅十二月初六。《洪业论学集·四库全书总目及未收书目引得序》。洪焕椿《浙江文献丛考·明清浙江的三大书院》。

⑨ 刘承幹《老子道德经义疏跋》、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严灵峰《中外老子知见书目》均从其说,误。

⑩ 蒙文通《道教史琐谈》,载《中国哲学》第四辑。〔澳〕柳存仁《论藏本顾欢注老子之性质》,载《和风堂读书记》卷下,香港龙门书局本。

⑪ 影印本《四库全书总目》以《研经室外集》殿之,而不取傅书,诚为小失。

作者工作单位:中华书局